



五色海

第701期

四川藏区旅游文化“日志”

■ 泽仁多吉

藏族文学在文学上有哪些成就? 藏族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次繁荣高峰期。第一次高峰出现在公元9世纪40年代至13世纪50年代,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代表人物有米拉日巴和萨班·贡噶坚赞,代表作品有《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和居于藏族文学之冠的、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



《负雪前进》《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多元融合的康巴大地

■ 曹燕

康巴是一个融合的概念。直到今天,甘孜州仍然保持着多民族、多语言、多种宗教文化的特点。康巴文化有其自然天成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兼容魅力。据说拉萨八廓街上威武雄壮的藏族商人大多是康巴人,康巴人的吸引力并不仅仅是体质,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面貌,那是乐观、奔放、大度、坚韧、豪爽、博爱、勇敢等。

多民族形成了民族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走廊”

“公主桥架在折多河上,河水扬着奶子似的波浪。岸上的青峰俯首观看,桥墩吻着河水歌唱,公主桥坐落在康定南门。”虽然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是由青海抵达拉萨,可是这里的藏族却说折多河上的桥是为她命名的,可见她在当地人眼中的地位。

康巴地区一带从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出现过氐、羌、节、白狼、牦牛羌、多弥、东女、附国、党项、苏毗、南昭、白兰、吐谷浑等,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君长以什数”,形容民族之多,形成了我国民族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走廊”,或者称为“藏彝走廊”。走廊是了解、互通有无的通道和桥梁,各民族的活动为康巴地区留下了众多极为珍贵而又非常独特的多样文化遗产。

就像是康巴地区高山峡谷、湖泊草甸之

间的“十里不同天”一样,文化融合在这里结出缤纷的果实,百里不同俗,一山一文,一沟一寺,一坝一节,从语言来说,从康定往西,木雅语、道孚语、扎巴语,这些令人惊讶的康巴方言小孤岛,是文化碰撞、互通有无的结果。在建筑形制上,康定的“安觉寺”、甘孜的“德贡布寺”、昌都的“噶玛寺”等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多民族建筑技术交融的结晶。康定城不大,但却有安觉寺、南无寺、金剛寺、清真寺、观音阁、天主堂等,兼容而不排斥。

野性的一面在这里存留。在国道318和317都不经过的甘孜州白玉县,当地人告诉我们,山岩乡还保留原始父系氏族的“帕措”组织,意思是“父系集团”,这里的男子更加骁勇好胜,多佩戴藏刀,白玉县自古被认为是“格萨尔的兵工厂”,与之相伴的是,嗜酒。野性也意味着对自然的尊崇,在白玉县,我们看到了树葬的传统,大多是夭折的孩子,用桦木包裹住,经常是选择葬在两条河或多河交汇处,树木茂盛,这是生命交汇的地方,河流像母亲的乳汁,源源不断地流入亡灵的心,生命不息。

康巴文化具有多样性、多重性和兼容魅力

康定被甘孜人认为是“关内”,折多山以内的狭长河谷地带,是进入内地中原的通

道。春天里,突然降临雨水,空气潮湿,总让人误以为是南方。山谷里一阵大风,又有寒意。作为自古以来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康定生活也是文化交融的表现。特别是康定城里,一个家庭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族,又穿汉装、西装;既相信山神、信仰来世,又相信市场,信仰金钱;既崇拜大慈大慧的佛教精神,又崇尚能文能武的英雄精神,兼容并蓄,各种差异和谐共处。

康巴的自然环境山高水深,出门就是广阔无垠的天地。视野开阔,天大地大,也许是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康巴人不但体质上高大,而且心理上追求高大。康巴文化有其自然天成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兼容魅力。据说拉萨八廓街上威武雄壮的藏族商人大多是康巴人,康巴人的吸引力并不仅仅是体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精神面貌,那是乐观、奔放、大度、坚韧、豪爽、博爱、勇敢等。当代有一首《康巴汉子》的歌中唱道:“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当青稞酒在心里燃烧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青春。”

▶ 本文作者为《新京报》记者 ◀

打造真实“香格里拉”之梦

■ 扎西次仁

对于真实的藏区,外部世界了解不够。要么是过度丑化,要么是过度神化和美化。丑化与美化,犹如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不仅完成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而且进入了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社会。他们虽然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其精神世界却开始出现危机。他们觉得原来崇尚的理性和科学都是物质主义的,西方文明和宗教都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面临的精神问题。他们彷徨、苦闷、焦灼……

1933年,西方一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家创作了一部名叫《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这部小说出版后它所提供的“天堂”圣地“香格里拉”迅即引起厌倦了战争和对天堂感到失望的西方读者的狂想。在这里,没有赋税,人的寿命延长到数百年。想想美国人常说的“在美国有两样东西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纳税和死亡。”香格里拉是何等诱人啊!

正是这部小说的发表,英语中多了一个新的词汇——香格里拉。从此,西方人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东方这块被称之为“香格里拉”的雪域藏地,开始迷恋这方充满灵性的土地,顶礼膜拜神秘的藏传佛教和虔诚的藏民族的精神世界。他们把心中“香格里拉”想象成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最后一片净土”……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内旅游热的兴起,白领阶层的一些人开始从希尔顿根据藏传佛教

经典描述的香巴拉神话创造、演变而来的“香格里拉”里寻找灵感,步西方人之后尘,在网络大肆鼓噪、吹嘘藏地是什么“人类精神家园”、“心灵的归宿地”、“人间净土”、“梦中的香巴拉”、“神秘的天堂”、“永恒的记忆”、“久远的梦境”、“圣洁的土地”……总之,用人间最具诗意的词汇赞美藏区。

对于这些好奇、探密、赞美、颂扬、误读,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去追究。我只想说,西方某些人过度地神化和美化藏区,其实包藏着极大的祸心,对藏区存在潜移默化损害的,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我们深知,藏区的问题,并非藏传佛教密宗的神秘以及藏人的虔诚信仰。藏区的问题远比这些复杂。过度地神化和美化,不是完整和真实的藏区。它是一剂催人浑浑欲睡的迷魂汤,无形中麻痹了我们藏人的思想神经,使我们飘飘然,自命不凡,心安理得,自我陶醉在虚幻的“香格里拉”理想王国里。

很多藏人非常习惯于享受全世界对于藏区的向往和美化,沉浸在虚无缥缈的魔幻世界里不能自拔,却忽视了自身的诸多问题。西方世界眼中的藏区,就是个被过度神化和美化的虚幻圣地。他们这样认知,吹捧,并非因为藏区为全世界文明树立了先进的可以学习的样板,真诚地值得颂扬。恰恰相反,却是因为藏区完全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是一个类似于远古恐龙化石的另类。

起来的心灵,居高临下地来俯视藏人的生活,企图在此寻找安抚自己精神空虚的乐土。他们希望,地球上除了他们应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还应该保留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藏区”,一个“中世纪的生活样本”,一个“活态化的博物馆”,以便随时供他们“瞻仰”、消遣。继续维持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圣地”,难道就是藏区未来的发展方向?难道藏区真愿意继续保持做一个任人瞻仰的“活化石”?难道我们真不愿意谋求自身经济大发展,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吗?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藏人认真思索。我们既不需要仰视,也不需要被俯视,我们只需要世界以平等的民族视觉看待藏区的一切。需要用一种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视线来审视藏区。唯有如此,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藏区。否则就容易出现某种先天的审美偏见,对核心的东西理解很不透彻,只看到枝干和叶子,没有看到根。

当今世界已处于知识大爆炸的信息化时代,各民族、各国都在致力于经济大发展。邓小平曾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不发展,藏民族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应紧跟世界的潮流,抛弃虚幻的“香格里拉”之梦,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重建藏民族的传统价值,挖掘藏民族原生文明中优秀的东西,适应现代文明,深化改革开放,锐意进取,奋发图强,打造真实“香格里拉”之梦,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这才是我们每个藏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



彝彝走彝

彝族酒具的奇美不仅在于工巧和材质,还在于其历史岁月刻录的痕迹和时代包藏的古奥。彝族制作的酒具,以其独有的丰姿、高难度制作的工艺、精湛的绘画技巧,在我国酒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再此感谢尔恩合几先生为读者献上《彝族酒文化》,让读者畅游了彝族同胞的酒世界。

彝族酒文化

■ 尔恩合几

彝族酒具

金银酒具。彝族金银酒具非日常用品,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建国前多为贵族和土司头人所用,而且大多用于祭祀、大型宴会等活动。彝族举行祭祖时,用金银酒具,以示富有,亦示虔诚。日常生活中,普通群众能使用金银酒器者极少,是身份等级的标志。普通群众也偶有珍藏金银酒器者,但只在祭祖等重大活动中才使用。使用金银酒具,实际上不是饮酒本身的需要,而是心理上的需要、观念上的需要。

银质酒具造型优美,雕刻细腻。莫耶银酒壶腹部中心和边饰花纹简练,中间有细碎的米字格图案和小圆圈组成,疏密相间,浓淡相宜,秀丽工整。相隔处留一空间,更加显示出两边花纹的紧凑缜密,弧直线并用,达到了变化与统一的效果。

各式鸟鱼银酒壶造型生动,形态各异。银雀酒壶的雕花与雀的特征相辅相成。银雀翅尾平展,眼睫毛突出,眼的四周刻以阴纹,似雕毛、腹部羽纹,由大渐小,重叠排列,工整逼真。翅展满饰,粗细、疏密、虚实相互衬托,线条流畅,体态如生。而嘴喙有大小不同,宽窄不同,有的平直,有的向下,即形成雀鸟不同的姿态。雀的头项饰有红毛布条盘花,有如凤头。喙尖垂银丝链条系红小筒穗,又给造型优美的银雀增添了意趣。

鱼形酒壶造型为鱼身扁形侧立,鱼嘴为吸口,银片衔为鳍,鳍与鱼身或平垂或倾斜,似鱼正在畅游。豪饮停杯之际,谈笑观赏,情趣横生。五嘴银酒壶造型更为独特:壶嘴是昂首平视的鸟头颈,五嘴银

酒壶面上刻有彝人头像和飞鸟图。彝人头剃天菩萨,耳坠环珠,粗眉勾鼻,神采奕奕。飞鸟好似刚刚翱翔降落,正要着地,双腿前伸,双翅收敛未拢,形神兼备,五嘴中,只有一嘴可吸酒,其它皆为装饰。吸者若能准确选饮,即为聪明,如判误换嘴,则被人戏笑为愚蠢。众人轮番饮酒取乐,妙趣无穷。

彝族酒具的奇美不仅在于工巧和材质,还在于其历史岁月刻录的痕迹和时代包藏的古奥。酒具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特性和价值本来就是需求者所赋予。彝族制作的酒具,以它独有的丰姿,高难度制作的工艺,精湛的绘画技巧,在我国酒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它像怒放奇葩,永远盛开在中国各民族酒具的百花园里。

彝族酒器的制作不只是一门绝技,更是彝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一部份。在当前国家重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将彝族酒器这种特殊的工艺品视为独一无二的彝族民间文化遗产,已无可非议。大家认为,相关部门应当增强保护意识,花大力气进行抢救,让这种绝技恢复并传承下去。总之,彝族的酒文化和彝族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民族交往紧密相联系,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各类白酒、啤酒也走进寻常百姓家,各种场合也离不开白酒、啤酒。酒的种类增多了,酒的文化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彝族的酒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内涵和历史渊源,它和其他文化一样,在现代彝人独具匠心的创作之下,一定会发扬光大,闪烁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全文完 ◀



历史纪实

明洪武年间,月鲁帖木儿之乱平定之后,大渡河及其周边并未从此太平。尤其,万历十四年(1586年),建昌的部族首领安守、五咱、大咱,与越嵩邛部的黑骨夷作乱影响极大。四川巡抚徐元泰征兵18000人,前往平乱。本期,冀伯勤老先生为读者讲述远古大渡河边惊心动魄的战争。

在古战场播种新绿

打箭炉走出的第一位京官和牵连明正土司的月鲁帖木儿之乱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朱元璋对礼部大臣说:如今天下一统,四方万国都按时前来朝贡,像路途那么远,还三年一朝。惟有打箭炉(箭)炉河西土酋,外附月鲁帖木儿、贾哈利,不臣服朝廷。如果兴师讨伐,锋刃之下,必然死很多人。所以宣派人前去对他们说明白,只要听命前来朝贡,一律以恩相待,若是不思悔改,朝廷就发兵三十万前往声讨问罪。礼官将皇上的意思写成文书,很快传下去。河西土酋十分惧怕,便立即派遣使者上京朝贡谢罪。后来,在打箭炉地方,就有明正土司的首席大臣、瓦斯碉锅庄主人,到京城替土司顶罪,被斩后,皇上念他对土司的忠诚,又赐一金脑壳,与身子一起,发回打箭炉安葬的传说。谢罪之后,打箭炉土官得到了天子的赦免,并将鱼通、宁远、长河西各都合在一起,设置统一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打箭(箭)炉的长河西土官刺瓦蒙为宣慰使。这一建置延续了

514年,直到清末川滇边大臣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夏,令明正土司(也就是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甲木参班班缴出印信为止。

在洪武年间,月鲁帖木儿之乱平定之后,大渡河及其周边并未从此太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黎州地方的大渡河一带发生寇乱,长河西上京之路被阻断,不能前去朝贡,后来只得补进三年贡。正德初,巡抚四川的右副都御史盛应期,讨平命前来朝贡,一律以恩相待,若是不思悔改,朝廷就发兵三十万前往声讨问罪。礼官将皇上的意思写成文书,很快传下去。河西土酋十分惧怕,便立即派遣使者上京朝贡谢罪。后来,在打箭炉地方,就有明正土司的首席大臣、瓦斯碉锅庄主人,到京城替土司顶罪,被斩后,皇上念他对土司的忠诚,又赐一金脑壳,与身子一起,发回打箭炉安葬的传说。谢罪之后,打箭炉土官得到了天子的赦免,并将鱼通、宁远、长河西各都合在一起,设置统一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打箭(箭)炉的长河西土官刺瓦蒙为宣慰使。这一建置延续了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雪山下,木屋梁上,一只带血的毛牛腿,共同向人们讲述古老文明的古老故事。

学者论坛

西方世界眼中的藏区,是个被过度神化和美化的虚幻圣地。他们这样认知,吹捧,并非因为藏区为全世界文明树立了先进的可以学习的样板,真诚地值得颂扬。恰恰相反,却是因为藏区完全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是一个类似于远古恐龙化石的另类。

